

男左女右

骨感的抱怨

□肖遥

很多小说里都会有一个喜欢抱怨的角色，通常是女人，通常已婚，比如《喧哗与骚动》里那个不是躺在床上睡觉，就是躺在床上抱怨的康普生夫人，比如《阿根廷蚂蚁》里那个天天抱怨蚂蚁的妻子，康普生先生因受不了妻子的怨言早早逃到了天国，而后的男主人公“我”如果必须在一个怨声载道的老婆和一群无所不及的蚂蚁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估计他宁愿选蚂蚁。

抱怨必定要建立在一种“套牢”了的关系上才显得理所当然，恰如电视剧台词所说，“有些人的结婚目的就是找个随时可以抱怨的人，还不必道歉”。以类型化电影《泰迪熊》为例，里面唯一不抱怨的只有那个玩具熊，这只熊虽然成了精，但它从生理到心理永远是个贪玩的小孩，生活的所有目的就是变着花样玩儿，不必承担感情责任、履行婚姻义务，更不会挟持感情来羞辱彼此，利用婚姻来剥削对方，不会抱怨“你到底什么时候修水龙头？”“你到底做不做饭？”而电影里的男女主角，什么时候开始互相抱怨了，什么时候两人关系就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要么结婚，要么分手。这个关系近似于推销员们经常用来励志的话：“如果客户还愿意抱怨，很好，说明他对我的产品还有希望。”

抱怨有时只是一种社交，比如男人们抱怨自家老婆路痴，可对一个地方从不会迷失方向，进了商场她就像装了GPS，能精准定位每个商品专柜的地点，尤其是贵的……这些怨言背后的指向是老婆花钱不眨眼、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此类吐槽就如同抱怨房价、股票一样，逐渐成为又一个安全又大众的话题。饭局上，讲黄段子显得没品，搬弄是非显得不爷们儿，谈论国际要闻时事政治那是退休大爷们锻炼头脑用的，咱还没到那岁数。还是数落数落自家老婆，既暗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又在情绪上与列位产生了共鸣。

说到共鸣，女人会来真格的。《绝望的主妇》里的太太们，每周约喝下午茶，结党八卦其他女人，组团声讨自家男人，他懒惰、贪玩、开车时偷瞟路边美女……甚至更私密的“时间太短”，这是交换秘密考验友情的关键时刻，越亲昵的闺蜜越要随声附和“of course, me too!”人家连这种隐私都告诉你了，还有什么安慰比共鸣更有力呢？总不能说实话——哎！你有所不知，其实我的苦恼和你相反。

对喜欢抱怨的主妇们来说，克尔凯郭尔可谓贴心的妇女之友，他用300页哲学理论升华了太太们的抱怨，他苦口婆心地劝那些三心二意的浪子们：仅仅以审美为目的来生活的男人是不成熟的；而一个立志于伦理生活的有责任心的男人是不抱怨的，他会默默承担起婚姻的责任并感恩妻子……可是，理论像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一样丰满，现实却像狄更斯的小说一样骨感。狄更斯在小说里没少抱怨主人公的那位随年龄增长而自信递增的发表妻，甚至索性把她写死，好让位于主人公的年轻小姨子。尤其令主妇们绝望的是，克尔凯郭尔一生未婚，而狄更斯则一直在用行动证明自己并非纸上谈兵。

对男人而言，最致命的抱怨发生在床第之间，鲜花、礼物、烛光晚餐、粉红床品，一切铺垫就绪，只欠春风一度，就在“曲径通幽”的瞬间，女人忽然尖声抱怨：“你的下巴好硬！”男人表示自己此刻想听的绝不是下巴硬。因得不到有效回应，女人的抱怨升级了：“不说硬，那就说软，半个月前你微信里那个黏糊糊软哒哒的女声，你以为你删了我就忘了，现在老实交代，她是谁？”顿时，像是被针扎了的气球，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男人终于硬不起来了，只好假寐过去再不接招。

和女人不同的是，第二天，黑着眼圈的男人咬碎钢牙也绝不会对同类抱怨，如果哥几个非要逼着玩“真心话大冒险”，伊宁愿接受惩罚：做100个俯卧撑，或站到凳子上表演大猩猩捶胸呐喊！

瓦库

全国十佳特色茶馆

一个喝茶的地方

犬在很多情况下会狂吠；我还在乡下生活时，目击过犬的两次不同的狂吠，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

一条叫阿虎的犬，有一天突然对着知青户的大门狂吠起来，从清晨吠到黄昏，无人能令其止。四个男知青，出工、收工，没事人一样。偶或看一眼阿虎，笑笑说，你吠吧，只要你不咬我就行。阿虎不咬熟人，它吠的是他们的屋子。村里人感到讶异，说原来不只人会发疯，狗也会发疯。两天后，村中一户人家确认他们家的狗不见了，消失的时间与阿虎的吠声吻合，于是推断，狗可能被知青杀了吃了。事实就是如此，狗被四个男知青“温柔”唤进屋，经过一番外科、内科处理，烹为美味，连夜吃进肚子里，剥下来的狗皮裹起内脏，再塞进一块石头，扔进河里，沉入河底，只留下满屋子的血腥味，无法清除。

物伤其类，兔死狐悲，阿虎满鼻子都是同伴的血的气味，怎叫它不吠！
荣幸得很，这条名叫阿虎的犬，正是本人养的。
但阿虎可不是什么名犬，只是一条草狗而已。
一九八五年秋天，我的生活有一点变动，须将村中原有的两间旧屋拆了去镇上盖一间楼房。拆房过程忙碌而有序，全村人都来帮忙了，上房揭瓦的上房揭瓦，拆墙的拆墙，卸门的卸门。拆下来的有用的材料，当场



名家新篇

狂吠不止

□唐炳良

由另一拨人肩扛担挑，运送至河边一条船上，码放整齐。到了下午，船工看看收拾利落了，点篙起航，我和家人也随船去到六里外的镇上，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我为什么要不厌其详地叙述一次琐碎的拆房过程呢？是因为这一天，阿虎正巧不在家。它被邻家少年带到亲戚家去了。阿虎跟村里人熟，尤其跟几个孩子，关系至为亲密。这天邻家少年出门，阿虎意欲跟随，邻家少年喝了几次喝不住，便只得带着它了。

这里的意思是，阿虎出门时，家还是好好的家，傍晚回来时，家却不见了。

狂吠就从这时开始。阿虎看着骤然消失的家园，突然变得怒不可遏，跳前跳后，汪汪吠叫。它的意思非常明确，拆房没有经过我的同意，那就是“强拆”，现在我要讨一个说法，我的家呢？我的不是金窝，也不是银窝，或许只是个草窝，但我住着正好合适的家呢？怎么说消失就消失了呢？

它的悲愤难抑，在于它认定这里面存在一个阴谋，它才外出一天，家就被端了。

是整整三天的狂吠。它真的疯了。开始，它是跳跃的，狂暴的，鼻子到处嗅，似乎要搜寻某种蛛丝马迹。然而，它的侦察失败了，渐渐放弃了努力，只守在原地，也就是一片废墟之上，蹲着，像一尊塑像，只有头和脖子在不倦地摆动。没有人能与它沟通。村里人看不过去，给它送去食物，它看也不看，只是吠叫，吠叫成了它的全部职责。它不吃不喝，仍能支撑。入夜，它的吠声响彻夜空，村里人无法入睡，但都不忍心去责骂它。据村里人描述，它的嗅觉最远曾抵达河边，白天运送材料，船只停靠的地方，但河水阻断

了它的嗅觉，经过来回几次折腾之后，又绝望地回到废墟上，仍然履行它吠叫的职责。

我从电影里看到过，警犬一路确认罪犯逃跑的路线，凭的是高度灵敏的嗅觉，但到了罪犯跳水游过的河边，它也只能止步，这时最优秀的警犬，其嗅觉也便失灵。我和阿虎，最终也被流动的河水阻隔。

村里人曾试图让阿虎跟着，把它带到镇上我正在盖房的工地上来。但这一次，无人能使唤它了。阿虎坚持守护着那片废墟。最后还是一位老者，特地跑到我那儿，一脸责备的神情，冲着我：“你倒放得下心！——快回去看看你家的阿虎吧！……”

我忘不了我见到阿虎时的那幕情景。我是第四天才回去的。阿虎见到我，竟然愤怒之极，疲惫的吠声陡然一高，一副六亲不认的样子。它吠得眼睛都绿了。仅仅三天，它形容憔悴，俨然大病一场，躯干随时都会坍塌的样子，独精神不死。

许久，它吠够了，不出声了，定定地望着我，突然脑袋垂下去，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开始挨近我，蹭我的裤管，仿佛说，对不起，刚才我过分了。

阿虎过分了吗？

唐炳良 江苏常州人，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庄重文文学奖、青春文学奖、雨花文学奖、广州文艺文学奖等。多篇散文、随笔被《读者》、《青年文摘》、《散文·海外版》、《杂文选刊》、《作家文摘》等报刊转载。散文《胡杨》入选湘教版小学第十二册语文教材。著有小说集《父亲的行状》，散文集《华丽缘》、《苔茶居闲文》等。



观星台

聊斋闲品

寂寞凉凉入袖袍

□包利民

常常在古诗词里，与那些漫透千年的寂寞相逢。或寂寞中带着慨惋，一如当年幽州台上的陈子昂，喟叹古今之后，在天地之间，亦是怆然涕下；

或寂寞中一抹深情，就像独倚望江楼的女子，翠袖临风，过尽千帆，只余斜晖脉脉，流水悠悠；抑或寂寞同相思并存，尽在易安居士的眉头心上，在她独望雁阵的眼里，在那只载不动许多愁的舴舺舟中。寂寞中的百般情绪，与浩浩江天相接，与溶溶月色相连，与剪剪清风相伴，于是清透千古，落入后人的心间。

寂寞常在入海之中，而自己就是那座孤独的岛。虽然天高地阔，虽然空山路远，心里却荒烟蔓草，总有一种寂寥疯长成林。那是心灵上的困囿，满眼繁华，却如行空郊。长长的风吹不散心头思绪，长长的夜送不走离梦劳劳，身前身后都是寂寞的陷阱。

那些隐于山川的古人也应该是寂寞的吧。常常遥想，独坐幽篁深处的王维，弹琴长啸之余，举头见月，那是最诗意最美丽的寂寞；另一个独坐的古人，却是于敬亭山上与孤云相对的李白，相看两不厌，那是最洒脱最飘逸的寂寞，而东坡居士竹杖芒鞋，于冷清沙洲之上，凝神于那只拣尽寒枝的孤鸿，却是最不食人间烟火的寂寞。

男人的寂寞，多来自于胸中块垒，一腔豪气百转之下委婉成河；女子的寂寞，多来自于心间柔思，满腹相思直映阶前落花。可以想象，那些宽袍大袖的古人，登高而立，眼望无极，冷冷风注满袖口；或闺中少妇于暮春而倦，见杨柳之色而神飞，彩袖拂香，却皆是凉凉的寂寞。

我们也常常于红尘喧闹之中，忽

然被寂寞猝然击中。那寂寞如朝风暮云来去无迹，不可捉摸，却让我们有着片刻的失神，那一瞬间，心神飘忽，仿佛与冥冥中某些游荡的思绪相遇。稍一细想，便逝去无痕。每个人都有这样短暂的寂寞之时，那样的刹那，却是红尘劳碌中的我们难得的片刻清宁。

总会看见那些暮年中的老人，他们于风中拄杖立于门前，那满袖承载的，除了时光的沧桑，便是寂寞了。老人的寂寞，如一地啄食的雀，抬手轰然而散，可转瞬又翔集而来，挥之不去。那些雀儿，更像一生的往事，无时不在身侧栖飞，却越发出冷清的冷光。老人们就倚在门旁斑驳的时间之墙上，听暮蝉长吟，浊眼望世，却是白发故人稀。

如果发现一个寂寞的人，会发现他身畔的时光都泛着涟漪，那样的时候，他便卸去了尘世的重重负荷，摘掉了人间的层层面具，展现出一个本真的让人无由感动的自我。别人的寂寞，是我们眼中的风景。寂寞中的人们，都是最真实的。

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寂寞赋予那些无知无觉的存在，于是，天上的残月，就成了垂泪相思的玉钩；阵阵的晚风，就化作长长的叹息；甚至暮色中的一棵树，也站成守望的姿态。或许它们就是我们某些情绪的化身，是我们寂寞的背景。想想看，人生短短百年，从出生到故去，中间有着多少无奈无聊，有着多少荒芜的光阴，所以总是有人会浩然喟叹：人生，真是寂寞！

是啊，走在风雨起落的路，那些长长短短的寂寞，给我们心中留下了多少浅浅深深的印痕。当走过无数的水阻山隔，当风景皆已看透，才会发现，寂寞，其实是一生中浓得永远化不开的苍凉。



人生讲义

轻轻撑一下门

□崔立

办公楼的底楼门口，有一扇透明的玻璃门。我们上班下班的时候，都要打开那扇门，然后走进办公楼，或是走出办公楼。

上班的时候，因为是断断续续地进来，打开门，后面没什么人，很自然地就关上了。下班的时候，大楼只有两台电梯，人差不多就挤在了一起。一个人打开玻璃门，如果后一个人没把住，那门回荡的力量还是挺大的，远远大于你打开门的力量。

一次，我看到前面是一个男人，走得挺快的，玻璃门打开，然后迅速关上。后一个是女孩子，门在回荡，女孩子伸出去的手，根本吃不住那回荡的力量。我就听见女孩子叫了声“哎呀”，我走近，看到女孩子的手，微微的都有些红肿了。

还有一次，是一个男孩子。前面一个男人走得很匆忙，后面跟着的男孩子，耳朵里塞着耳机，手里拿着个“苹果”手机，有些怡然自得地听着什么边走边走。前面有什么，他都没有去看。然后，门还在回荡的时候，男孩子刚好走上前去，“砰”的一声与门发生了碰撞，我看见男孩子的脸，顿时就像哭了一样。

我以前也和那几个匆匆而行的男人是一样的动作。开门，随时手一松，让门回荡着关上。那一天，我走在一个男人后面，我手里拿着满满的东西，要是男人把门随时关上，我是没把握对抗那回荡的力量。然后，我就看那个男人，打开了门，没有马上离开，回过头竟用手在那儿撑着，等我走过去。见我的手顶住了那个门把，男人才轻轻松开了手。我说，谢谢。男人温和地一笑，朝我点点头，然后离开。

这应该算是一个好的引导吧。后一天，我到达门口时，前面没有人，身后跟着的，是一个女孩子。我打开门，顺手也撑了一下门，等女孩子的手顶了出来，我才轻轻地放手。女孩子说，谢谢。我点一下头，像那个男人一般温和一笑，然后离开了。

那一天，我走在外面，心情竟然由衷地变得舒坦，其实也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却让我有了种莫名的满足感。